

盡忠報國黃百韜

王成聖

軍人世家立志報國

「黃百韜盡忠報國」

這七個字是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國軍第七兵團司令官兼第廿五軍軍長黃百韜，於徐州會戰中，在碾莊陣地壯烈成仁前，自己寫在名片上的遺言，等於是他的自諱。時窮志節，光霽日月，碧血軍魂，氣壯河山。

黃百韜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天津；是一個軍人世家，祖父鳳山先生，為晚清曾國藩的部將，官至曹縣總兵，因為作戰英勇，有「大虎」的雅號，與當時著名勇將鮑超齊名。父親宋駿先生，為李鴻章部將，曾任淮軍統領，母親封氏夫人，山東德縣的名門閨秀，知書達理。當黃百韜四歲的幼年，父親宋駿先生就去世了，家境並不寬裕。

他母親是個目光遠大的女性，一面含辛茹苦的教養子女，培養他彬彬有禮的不凡氣質，一面籌措金錢，于民國元年，送黃百韜到天津兩等小學，接受新式教育。

民國二年，黃百韜十四歲了，從兩等小學畢業，考取「直隸工業專門學校」中學部，讀了兩年，本想學得一技之長，報效國家；但却為當時時勢潮流所激動，毅然與投筆從戎的志趣。

當時袁世凱有改民國為帝制，自己當皇帝的野心，接受了日本所提出，使我喪權辱國的廿一條約。激起全國各界的憤怒，誓死反對；學生們尤為激昂慷慨。黃百韜，出自軍人世家，以為不直接參加討袁工作，不能救亡圖存，他母親也以「繩祖武，光門楣」從旁鼓勵，更堅定他從軍報國的決心。於是他以十六歲的少年，于民國二年七月離鄉背井遠赴江西，投效擔任旅長的父執輩楊鏡江。

楊鏡江本來準備給他一個比較好的差事，他却以為既然從軍，一切應從根本做起；於是乃入第九旅學兵隊當學兵。六個月後畢業，以成績第一派任排長。

黃百韜並不以此為滿足，時常接觸新知，準備將來統領大軍。乃于民國十年入江蘇省軍官教育團第五期步兵科受訓，精研力學各種戰法和兵法，次年畢業，又是第一名。

民國十四年，他在徐源泉部馬祥斌混成旅當營長，次年參加北伐，當北平光復時，他已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八師參謀長，十八年調任四十八師團長，二十年升任四十一師一二三旅旅長，當時他是卅二歲的青年，已經任職少將了。

「九一八」事變以後，政府宣示「安內攘外」國策，決定先清剿盤據全國各地的毛共叛軍，

黃百韜率部清剿在兩湖一帶流竄的蕭克和賀龍等共軍殘部，轉戰於湘、鄂、川邊區之間，達四年之久，大小數十戰，終使賀龍無法在湖南立足，而遠竄川西。政府論功行賞，于廿四年晉任黃百韜為四十一師中將師長。

民國廿五年，他奉調任第十六路總指揮部參謀長，比較當師長時輕鬆閒暇，乃進入全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深造。當時先總統蔣公介石兼任校長，每於百忙中抽暇蒞校致訓，並與受訓人員個別談話。蔣公對黃百韜的歷年戰績成就，本有深刻印象，所以在約談時，特別慰勉有加。黃百韜親承教誨，益自惕厲振奮。

戰無不勝蔚為勁旅

抗戰軍興，黃百韜于民國廿八年調任冀察戰區參謀長，輔佐司令官鹿鍾麟，以其所學與實戰經驗，與日寇週旋。廿九年調任軍令部高參，卅年調任第三戰區參謀長，輔佐司令官官顧祝同，算無遺策，殺敵致果。

民國卅三年，日軍為打通大陸路線，先後在平漢鐵路和粵漢鐵道沿線發動猛烈攻勢，一面在浙江方面由東向西，發動打通浙贛鐵道的戰爭，以為呼應。第三戰區為了充實江西的防務，需要一位統御能力，戰爭學養均優的高級將領去負責

實際責任；於是任黃百韜為第廿五軍軍長，駐防贛東，一面堵截可能繼續西犯的日軍，一面訓練招訓入營的新兵。

黃百韜自民國廿五年由四十一師師長調任第十六路軍參謀長以來，擔任了八年的幕僚職務後；重掌兵符，加以他多年來觀察經驗，深覺部隊之所以能征慣戰、衝不散、打不垮；必需着重根本的訓練，尤其要一面戰鬪、一面訓練。才能「教學相長」，越戰越強。

因此，他很重視訓練，而以維持高昂士氣與增進嫺熟戰技為要務。他自己以身作則，于整訓期間經常和幹部在一起，研商戰術，並用以建立彼此的感情。他深體「打虎還要親兄弟，上陣要弟兄兵」的道理，所以他視部隊如大家庭，官兵如手足弟兄。部屬有疾病，親往探視，部屬有困難，盡量設法解決，除了他自己善待幹部，善教部屬外；也要求各級幹部善待士兵，善教士兵。半年以後，廿五軍已經訓練成一支堅強善戰的部隊。不但用以拒敵，在贛南獲致輝煌戰果，他因此獲獎多次外；並且從戰鬪中不斷吸取教訓，不斷歷練增強；使他以此部隊為基礎，在往後的戡亂戰役中，成為挽瀾砥柱的主力雄師。

抗戰勝利，共黨叛亂，蘇北北迫京畿，而揚州（不含）以北，即為共軍所盤據；山東則膠濟路邊，四處盜寇。政府為廓清京門寇氛，打通膠濟鐵路，曾經血戰多次，互有勝負，而匪蹤仍熾。後來其所以能控制局勢，獲得決定性勝利，黃百韜部的參戰，關係不小。

由於他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致使他在

戡亂中地位，越來越重要，最後他的部隊，已經和邱清泉的第五軍，成為中原作戰的王牌部隊。民國卅七年以後，凡是中原大戰，他幾乎無役不與，其中最為雄壯英勇的，要算黃泛區大戰了。

黃泛區大戰英勇卓絕

提起「黃泛區大戰」，是毛共巧妙佈局的大陷阱。其目的就是要以大吃小的戰法，拖住邱清泉部隊，解決黃百韜的部隊。

首先，毛共于民國卅七年五月中旬，以少數兵力，襲擾隴海路一帶，常常破壞交通，造成此一地區長期不安，迫使我中央不得不抽調駐守魯西一帶的邱清泉的「整五軍」，南下進剿。

邱清泉被引開以後，陳毅共軍隨即以六個縱隊的優勢兵力，于當月下旬，乘機由黃河北岸，經董口南渡，入侵魯西，襲擊「整五軍」之後，六月初，前鋒已抵定陶。於是，「整五軍」再奉命北上堵擊，與陳毅發生激戰。

邱清泉的「整五軍」被陳毅拖住。另一方面盤據于大別山區的劉伯承共軍，即大舉出動，與陳毅東西呼應，于十八日攻入開封，與我六十六師進行巷戰。

於是，邱清泉再奉命馳援開封。幸而，「整五軍」已于十七日將陳毅逐退，邱清泉乃即遵令向開封進軍，共軍沿途阻撓，以致邱軍進軍較慢，經過四天的苦戰，始於廿二日抵達開封。而開封已告失守。於是，邱清泉再忙着奪回開封所遺失的彈藥裝備，反攻開封。

已經被邱軍逐退，但仍徘徊魯西的陳毅共軍

，却又乘機南下，越過隴海路，進至睢縣、杞縣的黃泛區。區壽年兵團奉命攔截，被圍困於杞縣以東的鐵佛寺附近，情勢危急。

於是，黃百韜奉命自滕縣率第廿五軍（配屬第三快速縱隊，交警第二總隊），星夜前往解圍。可是，當他們趕到帝邱店時，因為鐵佛寺方面的戰事已快結束；所以陳毅即轉移主力，將黃百韜部重重圍困。等到區兵團被破滅後，陳毅的攻勢益加猛烈。

陳毅集中七個縱隊、十餘萬人，輪番猛攻，黃部連日血戰，極為危殆。黃百韜本人却異常鎮定，一面力竭奮戰，一面籌思破敵之策。忽然想起曾國藩的名言「凡善弈者，棋危規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為功。」於是，他親率兩營敢死隊，以惟一的戰車為掩護，奮不顧身，向北猛衝，反守為攻。共軍飛彈如雨，黃百韜的身旁衛士，紛紛中彈，團長李景春身負重傷，他自己的腿足也有幾處掛彩，幾至臥地不起，他仍勉力振臂高呼：「領袖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戰士受此激勵，莫不以一當百，猛勇突進，一舉攻佔四、五個村莊，得與外圍據點取得聯繫，完全打通北方出路。

另一方面，被劉伯承共軍所部拖住的邱清泉也奉命援救區兵團，可是却被劉伯承利用地形沿途阻撓，等到邱軍進到距離區兵團尚有九公里之地，區兵團已被擊破。

七月四日，邱清泉再奉蔣總統介公手令，嚴令其迅速前往帝邱店解黃百韜之圍。

當時情勢相當複雜嚴重，黃百韜被陳毅圍困

，邱清泉被劉伯承阻撓，而陳、劉二酋有備而來，兵力極為雄厚，圍點打援，又是他們的慣技。如何迅速解圍退敵，却成問題！

邱清泉召開會議，決定改變一向採用的正面攻堅戰法，而採用大迂迴戰法。于當晚下達命令，以四十五師任前鋒，先向北前進卅里，經沛園、華西園，折而向東，出敵意表的以猛烈砲火，痛擊共軍側背，正好和黃百韜的斷然出擊，取得呼應，共軍措手不及，頓形散亂。一點突破，全線崩潰，陳毅北遁，劉伯承南逃。帝邱店解圍，黃泛區大戰勝利結束。

論功行賞，黃百韜固守陣地，吸引共軍，身先士卒，負傷不退，指揮若定，關係全局，榮獲青天白日大綬勳章。授助大典是在南京舉行全國軍事檢討會中隆重舉行，當時將星雲集，由蔣總統介公親自頒授配帶，極盡殊榮。

當時，黃百韜感動得熱淚盈眶。事後，他對友人發抒他的感想說：「我自加入革命陣營，深受領袖人格的感召，生平帶兵作戰，皆在服膺領袖的訓示，時時以『步步求生，時時可死』，『不成功，便成仁』自勉，並勉勵部屬。今受領袖如此隆遇，兼負國家的付托，更感責任的重大與艱鉅！」

他回到防地，召集部屬舉行會報，部屬紛紛向他道賀；他却含着眼淚對大家說：「多年袍澤，多少暴骨沙場，我受此殊榮，心何以堪？」一片精誠，感人極深。

碾莊成仁鬼神泣壯烈

民國卅七年九月，統帥部爲了適應戡亂軍事的戰略要求，重新調整軍事編組，以數個軍合組爲一個兵團（整編師名義取消，恢復原有軍師番號及編制），當成立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任黃百韜爲第七兵團司令官。將廿五、四四、六四、一百軍等，均交由其直接指揮。

由於責任的加重，使他原有的失眠症，有增無減，精神十分疲憊。追隨他多年的某一幕僚人士，眼見部隊傷亡慘重，而社會上一些受共黨蠱惑的無知青年和「民主人士」，却到處遊行示威，反對政府，也使將士寒心，於是向他建議，不如辭職，先住院養病，等到體力恢復，再請纓殺敵。

他當即正色表明他的志節說：

「我受總統知遇，付予重任，關係社稷安危，怎能在此國脈民命臨危之際，以個人健康爲念，置身事外，辜負國恩！」

「現在國軍部隊所存在者，均係與共匪長年戰鬥，久經戰陣，我自信有與匪週旋能力。在目前情況下，只有作戰到底，如有不濟，一死報國而已。」

十月，統帥部部署徐州會戰，以第二兵團邱清泉部集結於徐州以西的黃口一帶，擔任左翼防務；第七兵團黃百韜部集結於徐州以東的運河一帶，擔任右翼防務；第十三兵團李彌部控制徐州附近爲預備隊；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擔任徐州城區及九里山防務；第六兵團李延年部及第八兵團劉汝明部集結於蚌埠附近，守備徐州以南及淮南地區，總共兵力達四十萬人。

中共以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十六個縱隊又兩個獨立旅）劉伯承的中原野戰軍（八個縱隊）陳賡的兩個縱隊爲攻擊主力，總共兵力五十萬人，探分進合擊迂迴包圍的外線作戰。

黃百韜奉命集結所屬部隊於新安鎮附近。十一月三日，召集所屬連長以上幹部宣誓，激勵軍心。他勉勵全體將士，不論在任何艱苦環境下，都要保持革命軍人應有的氣魄和戰鬥到底的決心；以期不負國家的付托與領袖的殷切期望。他說：

「革命事業就是自救救人的事業，自救救人之道，必須羣策羣力，以身許國，絕對服從最高領袖的領導，才能集中革命力量，剷除革命障礙，縮短革命過程，使三民主義早日實現。」

他悲壯激昂的音容神態，使聽者爲之動容，精神受其鼓舞。

右翼方面，陳毅共軍乘我大軍調動集結之際，於十一月六日晚開始進攻，八日強渡運河。九日，我防守徐州北方，屬於第三綏靖區的第五十九、七十七兩個軍叛變投共。

徐州勦總急調預備隊第十三兵團李彌部北上防堵。陳毅主力乃乘隙南下，截襲黃百韜第七兵團的側後。十三兵團再奉命向東攻擊共軍，以爲牽制；但遭共軍頑抗，進展遲緩。

於是，黃百韜的第七兵團被迫撤至運河西岸，以碾莊爲中心，與毛共決戰，撤退時，因顧慮難民的安全，以致交通阻塞，前進困難；渡河時復遭共軍截擊，頗有損失。至碾莊後，即遭陳毅七個縱隊的圍攻，情勢嚴重。

十二日，共軍發動總攻，黃軍沉着奮戰，在空中軍和砲兵支援之下，斃敵極衆。但共軍不斷增援，以人海戰術，輪番猛攻，黃軍處於被動，處處受制，兵力既無法交互運用，士兵也得不到休息，延至十四日，已傷亡三萬人以上。四十四軍王軍長頭部負傷，部份據點，被共軍攻破。

十一月十五日，共軍集中砲兵及機械化部隊向一百軍扼守的陣地猛攻，當起激戰，周軍長及程師長均手負重傷，我軍陣地動搖。共軍再以鐵路路基爲掩蔽，一面堵截一百軍的退路，同時分兵向廿五軍的陣地進攻。從此，連日進犯，晝則砲轟，夜則衝鋒肉搏，不斷縮小包圍圈。

黃軍奮勇抵抗，反復爭奪陣地，戰況空前慘烈，雙方死傷極重。廿五軍副軍長楊廷宴及一〇八師師長李世鏡均負傷。苦戰至十八日（已超出防守限期三天），整個兵團大部破滅，第廿五軍也陷入重圍，人馬困乏，饑寒交迫。

另一方面，邱清泉兵團於十一月十一日晚，即奉令東援黃百韜兵團，可是陳毅與陳賡共軍，爲了牽制和阻攔邱軍，却分別向徐州東南及西南發動攻擊，威脅徐州。邱軍祇好抽分兵力，防範夾擊。經過一番激戰，終於十六日在繙塘鎮獲得大勝。可是，十七日，宿縣却被自黃口南下的劉伯承共軍攻陷，整個戰局，漸趨不利。

邱軍不能再顧南路了，祇有全力東進；但東進解圍的戰鬪，進行得非常艱苦。共軍利用叢山綿亘的地形，星羅棋佈的村寨，作大縱深配置，掘壕通連，構成網形陣地，以波形人海，前仆後繼，逐村頑抗。邱軍一再攻堅，傷亡過大，第五

軍的周中樑團，五個營長，三死二傷，十四個連長，五死九傷。因此，進展緩慢，等到排除萬難，進攻到距離碾莊不遠的大許家時，黃兵團已破滅了。

共軍對黃部核心部隊第廿五軍陣地的圍攻，係從十九日黃昏開始，先以陣前喊話和砲擊交互運用，企圖軟化廿五軍團志，促使其投降。但廿五軍却人人以必死之心，奮起反擊，於是共軍乃集中砲火，向廿五軍核心陣地射擊，所有車輛、彈藥、房屋均被擊中燃燒，陣地一片火海，死傷枕藉。

黃百韜處此絕境，仍嚴令堅守陣地，不作突圍撤退之想，抵抗益烈。共軍乃以密集部隊蜂湧衝突，勢不可當；苦戰至廿日，各據點相繼失陷，無一官兵後退生還。黃百韜目睹士卒如此慘烈犧牲，暴骨沙場，淚如泉湧。當日下午，共軍衝入碾莊內圍，展開激烈巷戰。隨侍黃百韜左右的李世鏡師長已兩處受傷，李樹鑾團長陣亡。

他深知戰事已到最後關頭，乃集中殘部約一團人，死守最後據點。戰至廿二日，碾莊終告淪陷。

事前，有人勸他化裝脫走，準備他日東山再起，他慨然對已經負傷的副軍長楊廷宴說：「我們受總統精神感召，率部戰至你我二人，眼見遍野忠骸，雖自問無愧職責，但良心實有不忍。」

「第七兵團奉命固守碾莊，誘敵決戰，原定守至十五日爲限，現已守至廿二日，雖全軍覆沒，但已經達成任務。我已決心爲領袖効命，爲國家盡忠！」

「爲將之道，一曰成功，一曰成仁；此時此地，卽爲我成仁之日，埋骨之所。」

他說畢，卽取出名片一張，用鋼筆書寫「黃百韜盡忠報國」七字，交楊副軍長延宴妥存，並從速設法突圍，進呈領袖，詳細報告此役戰鬪經過，黃百韜將他交付楊副軍長的任務重複一遍後，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口號，舉槍自殺，壯烈殉國。

楊副軍長埋葬黃百韜的忠骸後，負傷卽命潛行，幾經艱難，終能化險爲夷的返回南京晉謁蔣總統介公，詳細報告經過，蔣公爲之戚然動容。政府爲表彰忠烈，特追贈黃百韜爲陸軍上將，頒發旌忠狀，派人潛往碾莊，運回忠骸，並於民國卅八年一月廿六日國葬於南京鍾山之麓，靈位入祀忠烈祠。

儒將風範永垂青史

黃百韜帶領部隊，所以能够齊萬衆於一心，實有他人不可及的長處；最主要的，他的治軍、領軍，都不是僅憑權力去懾服人，都不是靠利祿去誘致人；而是以仁德服人，以紀律維繫，使他的部隊成爲王者之師。他曾說：

「我無過人之長，惟敬以處事，誠以待人，自信平生事無不可對人言。」

他的部隊，所到之處，秋毫無犯，固然由於軍紀的嚴明；但他以廉潔清白爲倡，而且一再的以身作則，關係尤大。

民國卅四年八月，抗戰勝利，他奉命率領第廿五軍由江西趕赴上海，擔任部份接收工作。當

時，上海一帶的接收工作，情形相當複雜，有些人利用漢奸輩企圖苟全自免的心理，乘機乘勢巧奪訛詐，大發接收財。

他當即明白曉示他的公正立場，嚴令所屬，在接收接管中，一切秉公處理，不可誣害好人，欺壓弱小；對汪偽組織的人員和日僑，也予善待；他自己更潔身自處，對接管財物之事，專責交由操守廉潔的人員負責處理，他自己從不插手。

某一天，他的情報隊長張中向他報告，上海一家外商「捷克珠寶店」提出要求，祇要准許他和家人安全出境返國，自願捐獻全部珠寶。當時黃百翰一點頭，就可以立成巨富。

可是黃百翰他加不加思索，立命張隊長不必過問此事；如此商人再來糾纏，立即轉報湯恩伯總部處理。並且向部屬明白開示不願以錢財之事損害到軍隊榮譽，以及他個人私德。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膠東勦匪告一段落，第廿五軍奉命由烟台防地調往皖中一帶勦匪。他已親率主力從海運出發，參謀長李世鏡率後勤部隊經由青島陸續海運，攜帶公款兩大麻袋紙幣。後勤官某少校建議在青島兌換美鈔（青島駐美軍甚多，兌換容易），當時國幣幣值不穩，買進賣出，可獲暴利，李參謀長向他密電請示。他堅守清白立場，覆電云：

「一個人要規規矩矩作事，不要投機，妄想非份之財，軍人之責，在守土衛民；毋爭利，須速歸！」

黃百翰一生戎馬，雖有妻兒，但會少離多。夫人金恕勤，深知他以國事為重，也就從不以家

事煩他，自己善教子女。民國卅七年，黃百翰所部駐守徐州一帶，眷屬則集中留在揚州。八月十三日，是他五十壽辰（實足年齡四十九），夫人擬往前方，為他祝壽，這也是人情之常。他却以「軍眷不准到前方探視」規定為重，婉謝夫人雅意。而且，他以為戰後民生凋蔽，軍眷尤應深體時艱，力戒奢侈。所以他對夫人以及所部眷屬，規定不得穿花色衣裳，一律以「陰丹士林」布為準。大家體諒他的苦心，都是過着祇重精神不重物質的淡泊生活。因此，各級幹部也都能心無他顧的努力於自己的工作。

他以廉潔、正直、責任、效率、自律蔚成全軍風尚，這也是第廿五軍乃至第七兵團所以能所向無敵的主要原因。

他雖然雄踞沙場，威嚴八面；但也有仁慈敦厚的宅心。

民國卅四年，他在江西南城行軍途中，遇見一批挑着空擔子，滿面愁容的老百姓，他驚異之下，下馬問話。才知道這一批老百姓是臨川縣人，挑着一年辛苦所得的棉花，趕赴福建去變賣，好販點貨物回家過年，不料却被南城縣府扣留，久不發還。他們人地生疏，祇好含淚還鄉。

他聽說以後，油然而生惻隱之心，當即交代特別黨部書記丁湛明，專程前往南城協調此事，獲得順利解決，發還了棉花。他再顧慮這批農民前往福建可能再遇到麻煩，甚至無法趕回家過年。於是特別設法用公款先買下這批棉花（以後再變賣歸墊），送佛送到西天，讓這批農民感激涕零的滿載而歸。

正由於他如此的體卹民瘼，以誠心仁義對待百姓；所以他的部隊所到之處，都能受到百姓的歡迎愛戴，切實的做到軍民一家的地步。

黃百翰享年五十，在軍中卅三年，他治軍的嚴明，宅心的仁厚，胸懷的坦蕩，處事的週密，待人的誠敬，完全是儒將風範，而他在作戰時，對友軍尤能確實做到「患難相濟，安危相扶」的地步，不矜不伐，不避不餒，處處以顧全大局為念；最後盡瘁竭忠，壯烈成仁。處之當時戰局，衡以歷史觀點，都是難能可貴的。他不但是國軍將領中最傑出的人才，而且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良將。民國四十四年春筆者與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何成濬先生在國大聯誼會中相聚，何先生邀國大代表同仁連署為黃百翰將軍嗣子刑案呈請總統特赦，並囑筆者為黃百翰傳記，曾向筆者口述黃將軍志節甚詳，筆者以授課編務蝸集一身，一再延宕，今秋減少授課時間，抽暇撰寫本文，茲值黃百翰將軍殉國三十四週年，特為刊出，用表崇敬，惜何成濬先生已逝世多年，未能親見本文之刊佈，言念及此，不禁黯然。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